

岁月山河

春山如笑

■ 赵海波

五指山是海南最高峰，常年绿意葱郁，一副温和舒展的眉眼。上一次来五指山，还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这次再来，跟头一回进山差不多。

几个人从琼西过来，车到水满乡，打开车门，风从林子扑过来，身上带着的燥热，瞬间消散。水满乡不大，紧挨着五指山景区。这里气候宜人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热带雨林疯长，一层叠一层。路边时不时窜出一坡茶树，融进无边的绿海里。

上五指山，需要走栈道，起点就在水满乡。水满是黎语，意思是“至高、古老之地”。村口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“千年古榕万年神龟”。

“千年古榕”是一棵原生小叶榕，树龄超千年，扎根水满河畔，雨林气候让它长出密集垂落的气生根，巨大的树冠，覆盖整片溪滩。古榕下方的水满溪浅滩里，躺着一块天然巨石，形似乌龟，这块“万年神龟”是远古地质运动形成的，当地百姓视其为镇山护水的灵物。古榕挡风，龟石守水，二者相伴，护佑水满村世代安稳，后人立碑题名纪念这份天地馈赠。

栈道用木板铺设，架在溪谷半空，顺着水满溪绕山上盘，蜿蜒二千米。平缓处宽阔如桥，陡升的路段则窄成一条线，需要拽着栏杆往上爬。

步道两旁全是热带草木，榕树垂下的长须，在风中摇摆。还有杪椏，这种植物里的“老古董”，与恐龙同一个年代，它不像别的树那样径直往上冲，而是将树冠摊开，犹如一把大伞，叶子一层擦着一层。

脚下的水满溪一路流淌，河水清澈，石子常年泡在水里，身子滑溜溜的。石缝里藏着小鱼，人一靠近便倏地散开。

沿途可以看到小木牌，写着“板根奇观”“空中花篮”“绞杀现象”等，这是热带雨林特有的植物奇观。最神奇的要数绞杀树。榕树籽落在别的大树枝桠上，扎下小芽，细根顺着树干往下爬，一圈一圈缠紧宿主，日子久了，根须裹得密不透风，原先的大树慢慢枯去，榕树占领了这片天地。

栈道尽头便是观景台，这里是欣赏五指山全貌的绝佳之地。当年丘潜年仅六岁，并没有来过五指山，他依照塾师的要求，以五指山为题赋诗《五指参天》。郭沫若读到这青少年诗作，盛赞其意境冠绝所有描写五指山的作品。“五峰如指翠相连，撑起炎荒半壁天”诗句，也成了吟咏五指山的经典名句。

主峰并排直插云天，高低各不同，像摊开的五根手指。山间时常飘着云雾，五峰半隐其中，只露出青黛山影。平台上不少人伸出手朝远处比划，作势一把攥住山头，看似笨拙却也逼真。

从观景台下来，开车往东南拐，不多时便到牙胡梯田。梯田坐落在毛阳镇牙胡村，贴着鹦哥岭一层一层往上铺。站在高处望去，田埂弯弯曲曲，一圈套着一圈，像大地掌上的纹路，当地人称作“五指螺纹梯田”。这片田是黎族先人一锄一锄刨出来的，古籍并没有记录何年开垦，只是一辈传一辈，代代守着这方坡地。梯田四千八百多亩，落差四百余米。我们来时正逢开春，家家户户往田里灌水，一百多层梯田顺着山腰螺旋向上，从山脚到山腰，环环相扣。山头留着原生林，中间是水田，坡下是黎族村寨，三者镶嵌一处，浑然天成。

到五指山，总绕不开本地红茶，国内独一份热带大叶红茶品类。

五指山地处全球红茶黄金纬度带，常年山间云雾缭绕，漫射光充足，减少茶叶苦涩物质生成。火山岩风化红壤，天然富含硒、锌微量元素，赋予茶叶独特的甜润风味。高海拔地区，昼夜温差大，茶树慢慢积累氨基酸、果糖，形成奶蜜香气。

据《崖州志》《正德琼台志》记载，明代五指山水满茶已列为朝廷贡品，拥有500余年贡茶历史，是海南自古公认的名茶。

这里无冬歇期，一年四季都能采茶，当内地茶园还光秃秃，五指山的茶树早已冒出春芽，人称“华夏早春茶”。水满乡属于核心产区，漫山遍野都是茶园，我们到来时，刚下过一场春雨，嫩芽沾着水珠，阳光普照，空气里浮着淡淡的茶香。

在五指山工作的同学，带我们去毛纳村，探访一户姓王的茶农。他家院子搭了间手工作坊，主人给我们泡新出的春茶。开水冲下去，茶叶在杯底缓缓舒展，汤色由浅黄渐成透亮的琥珀。我端起茶杯，闻了闻，一股蜜兰香直往鼻子里钻，轻轻抿一口，滋味柔和，咽下去喉间留着清甜，回甘久久不散。老王指着山腰的茶园，说茶树全在雨林边上，不靠化肥农药，天生地养。近几年来，毛纳村统一采用“企业加合作社带农户”模式，销路好，收入稳定，成为雨林茶致富的样板村。

时至黄昏，山色渐渐暗了下来，云从谷底升腾，缓缓漫过峰顶，五指山又一次隐入雾中。站在山脚下，我的脑海里立马想到郭熙的传世之宝《早春图》。这位北宋神宗时期的山水画家，把山当成活人，在他看来，山有万般模样，一年四季，山色会呈现不用的容颜，“春山如笑”。

春山如笑，仿佛说的就是五指山，她独有长久的春意，到处洋溢着温和的笑意。

食话琼崖

旧巷粳香

■ 卞玉珏

泽清亮、香气扑鼻，一盘色香味俱全、令人垂涎的白粳便制作好了。

白粳的佐料也很讲究，地道标配是手工酿制的甜醋，其味酸甜醇厚、清爽解腻，食客可根据自己的口味，再加入辣酱等其他调料。白粳的软嫩细滑，搭配佐料的酸甜鲜辣，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唯有二者搭配，才能吃出极致口感。

儿时在乡村读小学，每天天色微亮、晨光初露时，学校北侧的晒谷场上，总有一位温柔的阿姨，从新街镇墟挑着几大盘新鲜出炉的白粳准时摆摊。洁白软嫩的白粳香气四溢，引来众多学生围着排队购买。那时候一角钱便可买一大块白粳，但当时农村家庭较穷，没几个学生能有



《家园儿时记忆》（油画）周铁利作

人生况味

稻田的眼睛

■ 李晓

一大早，载明给我发来微信：稻子们正在灌浆，你来山里看看吧。

此时海拔1200多米的大山里，载明沿着稻田四周已来回巡回巡视了好几遍，山里的300多亩稻田，顺着载明的心田铺开。稻田，而今是这个中年男人最踏实的领地。

载明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话不多，但一直盛放在心里，他也是一株谦逊的稻子。载明有天对我说，哥，你写不下去了，就来稻田看看，会给你灵感的。

也确实如此。每次去山里走走看看，山里的草木气息，会把我的胸腔打开，滚滚地气给我带来松涛阵阵般的倾诉欲望。

4年前，在城里经商的载明，有天去山里走亲戚，看到田园荒芜，他心痛不已。这里曾经是鱼米之乡，但山里的老乡们一浪一浪涌进了城，往日的稻田不再涌动金色稻浪了。

于是载明下了决心，把老乡亲们撂荒的田园流转经营，主种水稻。“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”，这是载明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，“说得确实对头啊！”载明对我感叹。

载明在山里种田，我也在城里种田。我与载明在城乡之间遥相呼应。载明种的是吃饱肚子的稻米，我种的是文字的稻田，它滋养心灵。我在心灵的稻田里，排列文字方阵，把那些母语里的文字，挑出一个个最结实的、流淌着袅袅地气的文字播种在文字稻田里。

在这城里热浪袭人的夏日，我听从载明的召唤，又去看他在山里的那一片稻田。

驱车在山道上，黑压压的森林如凝固浓墨。风吹来，满是草木的清甜。

载明的稻田，在幽深山谷之中。远远地，我就看见了载明，他从田那边朝我走过来，对我挥手。载明光着脚，卷着裤腿，腿肚子上沾的泥已干成了灰白色印子。

载明对我笑了，对我的到来，他是欢喜的。

我站在这亲切的稻田上，望着身有初孕的尖尖稻叶，在它们中间，已经抽出了稻穗。

现金购买，基本上都是从家里“偷”来一些大米，以物换物的方式，换取两三块白粳当早餐吃。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我当时也经常光顾这个白粳摊，饥肠辘辘的我，端着温热的白粳，配上甜酸辣口味的佐料。一入口，香喷柔滑、米味浓郁的白粳和佐料混杂在一起，味道美妙，刺激味蕾，从喉咙一直舒爽至肠胃，既填饱了肚子，又解了嘴馋，那味道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。

老话常说：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。这句话，用来形容家乡的白粳再贴切不过。家乡的白粳大多出自街头巷尾的家庭小作坊，隐匿于寻常街巷，无需刻意宣传、不用大肆营销。手艺好的摊主随意摆一摊位，人们便慕名寻味而来。如今，家乡人较为喜欢中午或下午吃白粳，有的人把它作为主食，有的人则当作小吃享用。他们来到摊位前，点上一两份白粳，或驻足站立、或蹲坐街边、或从容落座，细细品味，或打包回家慢慢品尝。白粳以其特有的魅力，陪伴一代代家乡人渐渐长大，家乡情结也就慢慢滋生在这美味的小吃之中。

贾平凹曾经说过：“胃是有记忆的，也是有感情的。”常年在外的家乡人，最难忘、最牵挂的，便是家乡的风味美食。许多人每次回来，都会把品尝家乡的白粳作为一个必选项。他们说，只有吃过了白粳，内心才会觉得踏实与安然。光顾多了，有的人甚至都有摊主的联系电话，每次回到家乡，都会打电话订上一盘，然后呼朋唤友，共同享用，从中体味久别重逢的喜悦，叙说彼此的牵挂与惦念。白粳成为了维系乡愁、联结情谊的温暖纽带。返程之际，居住在省内的家乡人，还会特意打包几份白粳，带给家人亲友分享。这份藏在舌尖的乡愁，如同陈年佳酿，历经岁月沉淀，愈发醇厚绵长、历久弥香，在一代又一代家乡人心底永久驻留。

诗路花语

八门湾（外一首）

■ 郭志东

八门湾有八条河，
八条河裹挟泥土的滋养，
一路欢歌向海，
在这里完成成与淡的交接。
八门湾的红树林挽手站立，
背靠土地，面朝大海。
潮来，撑起绿掌遮阳；
潮去，亮出甲骨文一般的筋骨。
八门湾的汉子木讷，
就像八门湾的河八门湾的树，
脚踩扎在乌黑的泥水里，
眼睛却投向天边的蔚蓝。
八门湾也叫后港，
台风到来橘桅如林，
月亮升起渔火点点，
——这是我的父老乡亲的家呀，八门湾！

★爱心潭

我把心刻在石头上
在这连绵的石滩上
我的心很小很小
并且毫无掩饰地袒露着
沐浴阳光和风雨
也收纳蓝天与白云
我似乎正在经历
又似乎是在等待
我只希望你记住
记住我此刻的模样
即便有一天岁月把我风化
风化 成沙

父亲的眼睛（外一首）

■ 谭科琦

庭院浅淡，有棵龙眼树
时值夏日，父亲
在树下乘凉
阳台上，我看见龙眼
高高举起热烈的手指
橙色的，仿佛父亲的眼睛
天空，小鸟叫一声白云
一束阳光穿越绿叶的空隙
掉在父亲的脸上

★外孙子，或外婆的鸭子

在深圳
鸭子是外孙子的动漫、画画
他对外婆说——
他想把电视上的鸭子赶下来
鸭子那黄色茸毛就像外孙子的天真
夏天夹着暑假还有些细雨
外孙子来到外婆家
在乡村，外孙子调皮得如一缕阳光
他说，他画的画怎么总跑到这里来了
嘎、嘎、嘎……
这是鸭子，这是鸭子
一刹那，巷子里充满了欢乐的笑声
其实，鸭子是外婆为他特意准备的
在院子里，外孙子与鸭子就是一个童话家园
喂食、对话、嬉戏、泡一场心灵鸡汤
偶尔，外婆带着外孙子和鸭子迎着村中小道
仿佛一种时光照亮另一种时光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